

发黄书页忆师恩

宋莺

又是一年金秋时节,辛勤的园丁在教师节收获着桃李满园的芳菲,仍不敢懈怠,又开始整装待发,开始新学期的播种和耕耘!看那金黄的枯叶如一页页发黄的书页,成为成长路上的座右铭,被秋风深情地翻阅着,被秋雨深深地细读着,如黄蝶翻飞成岁月深处的书签,永远定格在化作春泥更护花的日子!

遂翻开这本发黄古旧的《诗歌新韵》,便会深深怀念我的一位文学启蒙恩师:张大明老师。张老师当年一手创办了我校的文学社,退休后,仍割舍不下培养文学苗子的情结,继续发挥余热,担任着文学社的

指导老师,并希望我这个文学社社长能把我校的文学传统传承下去,发扬光大。张老师常利用我们的课余时间,来指导我们,教我们怎样投稿,甚至讲到稿件的书写和格式等细节。张老师教过的一名学生当时已成为当地著名诗人,张老师请他来给我们讲课,给我们开启了一扇通往文学的大门。我的一篇处女作也是张老师指导修改,帮我投稿发表的,当时对我是个不小的鼓励,从此在我心里埋下了一颗文学的种子!

我常在放学后去张老师家,向他请教关于文学和写作方面的问题,他的谆谆教诲让我受益匪浅!那时青春年少的我却总爱为赋新词强说愁,常给文章蒙上一层忧郁灰暗的色彩,张老师鼓励我要积极乐观向上,应在文章中表现出青春的朝气和激情及希望,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的人生观和文风。记得高中那年,张老师鼓励我去参加中学生古诗词大赛,让我鼓起勇气第一次学写古诗,他还特地送了本《诗歌新韵》给我,在张老师的悉心指导下,我进入了决赛,并荣获优秀奖,让我从此更加喜爱古诗词,给我以后的写作奠定了古典文学的基础。

一晃二十年过去了,直到现在张老师当年送给我的这个“韵本”都是我必不可少工具,写诗时总会翻翻。这本小书由已斑驳的挂历纸包裹着它沧桑的躯体,包裹着一颗教书育人、传播文学火种的执着的赤子之心!翻开封面,张老师在第一页上用蓝色墨水写着:大明,

1960.1于川大。可想而知,它曾多年陪伴张老师灯下漫笔、写诗作词,后又如文学奋斗路上的接力棒交到了我的手里,它在我心里也不仅是一件小小的、古老的物,而是一件珍贵的文物,一个传承文学的载体,蕴含着张老师对我的殷殷期望和浓浓的师生情,它是点燃我文学梦的火炬,如张老师那炯炯有神的目光,烛照着我在曲折坎坷的文学路上奔跑!

虽然张老师已离开我们多年了,但这本书会一直陪伴着我,每当翻开它,就翻开文学成长路上的往事,张老师的音容笑貌就会浮现于眼前,我就会于发黄书页忆师恩,张老师和文学梦永远活在我心中!(作者系宝山区读者)



八埭头

第65期

冰河世界(浦东“5·9”油罐起火现场摄影)

杨维雯 杨浦消防中队指导员

月亮仍是那么圆

李国勋

夜,窗外的月亮是那么圆。但黄丽娟总觉得月亮那里缺了一块。她一对5岁的双胞胎儿子已经入睡,眼眶边还挂着泪痕,丈夫赌气已和衣早睡,她回想起下班回家时难忘的一幕。

黄丽娟在一家公司担任销售部副经理,她年轻漂亮广于交际,有40余家固定客户,经常早出晚归,谈生意拉业务,忙得不亦乐乎。在家时间很少,时间一长,引起了丈夫和她的矛盾。今天吃晚饭等了很久,不见妻子回家,便把火气发到“双胞胎”身上,把他们推到门外说:“妈妈不回家,你们也不要回来!”天真的孩子哭了起来。

黄丽娟刚到弄堂口,一对“双胞胎”就扑到妈妈怀里哭诉起来:“爸爸要我们找妈妈!”她鼻子一酸,眼泪情不自禁地流了出来。

回到家里,黄丽娟在灶间里为“双胞胎”洗脸、洗衣,只听丈夫生气地说:“家里不是饭店旅馆!”懂事的“双胞胎”小手往内房一指说:“爸爸坏!”黄丽娟马上阻止并教育孩子说:“爸爸不坏。爸爸厂里工作很重要,妈妈经常晚回家,家里的事情全是爸爸做的。以后再讲爸爸坏,妈妈要打你们的小嘴。”

黄丽娟把孩子安顿好睡觉,对丈夫说:“我早出晚归是工作决定的。你在家辛苦,为来为去都是为了这个家,你单位效益不好,我不多做一点,‘双胞胎’怎么够开

销!”妻子的话说得实在,丈夫也得得进去。

自此之后,黄丽娟主动在工作之余,见缝插针地多关心家庭,多体贴丈夫,一有空就和丈夫带上“双胞胎”逛逛公园,看看电影,买点酥软的食品给婆婆吃,隆冬到来时又把自己省吃俭用积余的钱为丈夫买了件优质的皮夹克。感情的沟通,丈夫逐渐理解妻子了。

如今,黄丽娟每天回家,一对“双胞胎”就亲热地缠着她:“妈妈,你累了!”一个给她敲腰,一个给她捶腿,丈夫也关切地在一旁问:“你想吃什么小菜,明天我去买。”小家庭里洋溢着天伦之乐。

窗外的月亮是那么圆,那么富有诗情画意!(作者系杨浦作协会员)

王家年

人们都说苏杭是最诱人灵魂的天堂,却依然掩盖不住我对宁静的渴望。我的心中常常弥漫着另一种冲动,渴望去感受一种心灵的宁静与超然。于是我来到了苏州城西南的一座少有人去的山,叫花山。

花山,谓之山,其高不足200米,面积仅为60多公顷,没有险峰峻岭,但山脉连绵,为看惯了江南水乡的我带来了别样的风景。一路攀登,并没有看见什么花,倒是有不少植物郁郁葱葱,不时闯入眼帘,青松翠柏夹径,浓可蔽日。据说花山历史悠久,春秋时期,思想家老子的著作中就有“吴西界有花山,可以度难”的记载。东晋高僧支遁来此开山后,历代名僧高士便纷纷来此隐居,超然世外。我尽情享受晚风拂面的温柔,

体味着心与山间的灵气交融。这时我不想思考,思考太累!悠闲漫步于潺潺流淌的溪边,望树叶以优雅的曲线摇落,看蝴蝶扑棱着肥大的衣袖,双双对对嬉戏于草丛之

悠悠花山

间。活着,原本可以如此简单如此美好如此宁静。真是爱死了这份独处的闲适!

走不多远,一座安静得近乎凝固的寺庙进入了我的视线,香火忧愁地袅绕着,无人欣赏。庙里是清净去处,我迟疑着,欲往前探究原委。然此刻寺庙门口有一长者正用目光打量着我,似乎在打扫着我身上的风尘。夕阳把人的影子慢慢拉长,忽然想起古老的传言中描绘过的一幅动人画面:恩爱的两人

十指相扣,比肩同行,身后的影子拖得越长幸福就越长,这应该算是幸福的完美诠释了。

山脚下,几个做小买卖的农妇,不停地吆喝着生意。循着叫卖声,看见一摊位前摆放着不少观音莲盆景。这是我第一次认识观音莲这种植物。我满心欢喜地把一株鲜活的观音莲请回了家,放在阳台上。整个阳台顿时绿意盎然,有了生气……

观音莲的叶脉清晰如画,极富诗意;花瓣肥厚丰盈,形状酷似莲花花瓣;每一片绿色叶瓣的顶部均被紫褐色点缀。叶瓣一圈一圈整齐地紧挨着,围成了一个莲花状圆盘,种植在一个蓝底印花的小花盆里,很是雅致。我感到了一种默契,一种与生态自然相处的和谐。我坚信,这个有感情的生命一定能感受到我给予它的关爱。(作者系浦东新区浦三路277弄居民)

夏夜看萤

郁建民

这是一个天气闷热的夏夜,我来到小区散步,忽然发现草丛中有微弱的光在闪烁,若明若暗的。鼓鼓掌,那小小的亮点竟然飞到了我们的身边。是萤火虫?仔细一看,是尾巴闪着绿莹莹光的“小灯笼”般的萤火虫!这场景,让我兴奋不已,记忆也像点点萤火在瞬间闪亮起来……

在我的童年里,宝山阿姨家村庄的河边,有一棵高大的洋槐树,每当夏日的晚霞隐去,夜幕降临,劳作了一天的村民便拎着小矮凳,手执蒲扇,聚集到槐树下乘凉。此时,萤火虫也纷纷从草丛里钻出来和人们作伴。它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忽高忽低,忽疾忽徐,在河面上欢快地飞舞,恰似浩繁星光,又如渔火点点。我和小伙伴们在月光下捉迷藏,萤火虫多得不怕人,时时碰上我们的脸。

过了一会,村中最有威望的李爷爷也来了。他披着一件短褂,趿拉着一双拖鞋,唇边吸一杆黑黑的烟锅,“啦啦、啦啦”抽出一番惬意,悠悠然又吐出一腔豪情。我们顾不上捉迷藏了,都聚拢过来听李爷爷讲故事。李爷爷小时候读过私塾,他讲的大多是古代征战和神话故事。他那绘声绘色的讲述,把

我们带入了一个飘飘欲仙的世界。而在有萤火虫的夜晚听故事,显得特别神秘、精彩。好像萤火虫给那些故事那些传说镀上了飘忽的圣光。夜深了,那一清早就啾啾的燕雀,还有躁人心烦的鸣蝉,都困倦了,归巢了。我们也从李爷爷营造的仙境中回过神来,用扇子轻轻一扇萤火虫,这些小家伙弱不禁风,马上掉到了地上。我们轻轻地捡起几只萤火虫装进玻璃瓶中带回家,让绿莹莹的光闪在枕边,闪在梦境。

乡村的树林里,草丛中,夏夜流萤是快乐的舞者,用飘忽的鼓点,倾吐心声,诠释生命的灿然和灵动。似朵朵浪花,点点晶莹,在夏夜的梦魇里细语,用朗朗上口的诗句,撩开衣羽,带来一片清凉。乡村的空气,飘逸着青草和泥土的气息,萤火虫翩翩起舞,忽明忽暗的萤光,与夜空闪烁迷离的星光相辉映。

夏夜看萤,凉爽了身心,给人带来快慰,让人备感惬意。回首年少时的乡村夏夜,那些曾被捉进玻璃瓶中的萤火虫,一只一只的,都活了过来,如此的可心,如此的生动。萤火虫婀娜、轻盈、空灵,不单是点缀夏夜,还能增添童心与浪漫,让人在往昔的追忆里,牵出一份思念,生出一份美好。(作者系宝山区海滨二村居民)

宋江身上的“CEO”特质

陈祖龙

武功平平,相貌平平,家世平平,计谋平平的宋江,为何能在人才荟萃豪杰聚义的梁山上稳坐“CEO”交椅?用现代企业管理的目光探究一下宋江身上的“CEO”特质,会有意思。

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能对企业的发展远景作出趋利避害的准确的描绘并为之不懈努力;对员工宅心仁厚视如兄弟从而博得员工拥戴并为之拼死效力——这样的“CEO”想不成功都难。宋江常挂嘴边终生践行的“忠义”两字便具有这种成功“CEO”的鲜明特征。

日渐兴旺的梁山山寨最终出路何在?宋江在晁盖临终前说得明白白:招安!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论秤分金银,终日里浑浑噩噩“快活”毕竟不是生活的全部和人生的终极目标。凭一腔热血与本事报效朝廷,博取功名,封妻荫子,光宗耀祖,是当时绝大多数宋宋子民的向往与追求。宋江反的是贪官污吏,奸臣佞贼,“忠”的是社稷、朝廷。宋江日思夜想的是如何把梁山盼招安的急切心情早日传递到皇帝老儿那儿,早日带众兄弟下山为朝廷出力,为众兄弟日后

谋个好前程。宋江的这一“忠”字理念,得到一大批以归顺梁山前甲一方生活锦衣玉食的士绅和以朝廷军官为代表、身居梁山高位渴望回到昔日的荣华富贵和正常的社会生活中去的“兄弟”,如卢俊义、关胜、秦明、呼延灼、董平的赞同。领导班子与排名靠前的核心团队的高度统一,确保宋江不仅稳坐“CEO”位子,招安路线也得以顺利贯彻。

梁山中自然也有反对招安的。如晁盖的铁杆班底阮氏三兄弟,林冲鲁智深武松李逵等人。然而这些人在宋江的“义”字大旗下统统迷失了自我。郓城“及时雨”宋押司仗义疏财,扶危济贫,善待梁山兄弟,名动天下,四方倾心,分明是“义”字的象征与化身。对宋江说“不”,无疑将陷自己于“不义”的尴尬境地。江湖再大,也难有自己的容身之处。发自内心的心悦诚服“纳头便拜”尊称宋江为“哥哥”之后,反对招安的兄弟终有千般不愿意,最终不得不快快地跟从宋江下梁山去。更遑论质疑宋江坐在“CEO”位子上是否称职了。

武功、相貌、家世、计谋皆平平不要紧,“忠义”两字赚得人心,宋江便是梁山上“CEO”的不二人选。(作者系殷行路301弄居民)